

瑶山密林

张熙杨韩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袁银昌

瑶山密林

张熙 杨韩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00,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书号：10078·3300 定价：0.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广西剿匪的中篇小说。

一九五一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钢铁一营奉广西剿匪指挥部命令，围剿逃窜到大瑶山腹地红杉岭一带的土匪。龟缩在红杉岭蜂娘洞的土匪与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相勾结，惹是生非，挑拨离间军民关系，抢劫运输队，暗杀积极分子，无恶不作。钢铁一营指战员紧紧依靠群众，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诡计。军民并肩作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歼灭了全部顽匪，生擒了匪首和潜伏特务。

作品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并具有生活气息。

目 次

一	血债.....	1
二	吉祥的星.....	15
三	冲突.....	24
四	金公老人.....	37
五	水到渠成.....	47
六	总头人.....	58
七	师生.....	67
八	蜂娘洞.....	79
九	运输队遭劫.....	89
十	疑团.....	98
十一	金韶春遇刺.....	104
十二	死谜.....	112
十三	困兽犹斗.....	124
十四	怪风.....	140
十五	奇袭蜂娘洞.....	149
十六	生死搏斗.....	159

十七	牛耳草绳.....	167
十八	夜伏捕匪.....	176
十九	外甥和舅舅.....	184
二十	密林的早晨.....	190
二十一	青山网.....	199
	尾声.....	213

一 血 债

红杉岭迤逦蜿蜒、陡峭峥嵘、林深草密，象一条盘卧着的巨龙，环锁着大瑶山的腹地。谁要是想到大瑶山腹地去，就得首先斗胆踩着这龙背走一圈。

一九五一年腊月十五，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钢铁一营的勇士们正行进在这龙背上。长长的队伍，象一只绿色的箭头，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一会儿隐没在谷底茂密的丛林中，一会儿又闪现在峰顶险峻的崖途上。

这个营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打到广西，屡建战功。在解放桂林的战役中，受到了中南军区的通报嘉奖，二十多名指战员荣获战斗功臣的称号。一九五〇年年底，他们参加了广西剿匪战斗。经过连续几个星期的战斗，我军

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一九五一年年初，参加剿匪的大部分部队奉命赴朝鲜作战，留下一小部分部队继续剿匪，以实践毛主席关于“五一”以前彻底消灭广西股匪的指示。根据侦察，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少将司令韩奇山和大瑶山惯匪头子林蒙等主要匪首，已窜入大瑶山腹地红杉岭一带。钢铁一营奉广西剿匪指挥部命令，昼夜兼程，奔袭匪巢。

队伍来到一个山顶上，刚停下休息，忽然，对面山梁上传来了一阵枪声。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身材高大魁梧，二十七岁岁的三连连长周德海，果断地带领全连迅速朝那里赶去。

可是，当队伍赶到对面山梁时，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密密的山林里显得格外安谧寂静。

周德海黧黑的脸紧绷着，环视一下四周，皱皱浓眉，命令道：

“各班分头搜索！”

憨厚老实、三十岁出头的八班班长孙有旺，带着身高膀粗的机枪手鲁大昌，和矮小机灵的乐小多，顺着一条小道，缓慢而仔细地向前搜索，一直搜到断崖边，也没发现什么可疑迹象。

鲁大昌有点不耐烦了，收起机枪，不以为然

地说：

“这儿没什么，上别处去看看。”

乐小多也收起枪，刚要离开，却被孙有旺拦住了：

“你们看——”

断崖下是一片茅草丛，风一吹，茅草丛的浪纹中就显出一条很不协调的沟痕，好象被谁划了一刀似的。显然，这是被什么东西刚刚压出来的。

孙有旺一挥手，命令道：

“往下搜！”

他们飞快地跑到断崖下，组成一个三角形，沿着压倒的茅草向前搜索。齐胸深的茅草被山风吹得左右摇摆，叶片就象一把锋利的刀子，一碰到脸上，就划出一道血痕。

乐小多弯下腰，躲过那一片片锋利的叶片，瞪着两眼仔细地搜索着，猛然听见前方好象有轻微的呻吟声。他向孙有旺和鲁大昌打了个手势，要他们停下来静听，然而，又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正怀疑是自己的错觉，这呻吟声却又响了起来。他警惕地端着枪，悄悄地循声找去，终于发现不远的茅草丛中趴着个人。

孙有旺也发现了目标。他一挥手，三个人

便散开包抄了上去。

鲁大昌一个箭步冲上前，端着机枪大声吼道：

“缴枪不杀！”

可是，那个人仍然一动也不动地趴在那里。他们围上去一看，不由都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个血迹斑斑、浑身伤痕的瑶家青年。

孙有旺弯下腰，把手放在他的鼻子前，过了一会，转过脸，兴奋地说：

“还有救，快把他扶在我背上。小乐，你先去报告连长！”

当孙有旺把这位瑶家青年背到崖上时，乐小多已经领着周德海、营教导员王哲和军医沙玉来了。孙有旺气喘吁吁地放下瑶家青年。

王哲赶忙脱下自己的大衣，裹住瑶家青年的身子。

沙玉解开卫生包，取出药棉，擦拭干净伤者脸上的血迹，一张清秀苍白的面孔立即出现在大家眼前。只见他方正的脸庞，棱角分明，两条清秀的眉毛，眼睛紧闭着，嘴唇不时歛动着，仿佛在呼喊谁的名字，又仿佛在呼唤着水。

孙有旺很快地摘下水壶。

王哲把瑶家青年抱在怀里，接过水壶，把它

送到他嘴边。

清甜的水缓缓地流进瑶家青年干渴的嘴里。他慢慢地吮吸着，过了一会儿，竟大口大口地吞饮起来，随即紧闭的眼睛便睁开了。大家不由松了口气。

忽然，瑶家青年象被什么螫了一下似的，猛地甩掉大衣，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紧握双拳，怒视着周围的人，愤愤地嚷道：

“寨子被你们烧了，东西也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要干什么？”

“老同哥，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

“知道！解放军。反正又被你们抓到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少罗嗦！”

王哲望着这位倔强的瑶家青年，听着他没头没脑的话，心里闪出一连串疑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大衣，重新披在瑶家青年身上，亲切地说：

“你先休息一下，有话慢慢说。”

“少来这一套，瑶家人决不会跟你们去杀人放火！我……我和你们拚了！”瑶家青年越说越气愤，最后，竟猛地向王哲扑来。但还没扑到王哲跟前，就有些踉跄了。

王哲赶忙迎上去，一把扶住了他……

这时，派出去搜索的战士们陆续回来了，除了发现山下的一座寨子烟火弥漫外，再也没发现任何情况。

王哲掏出军用地图，查看一下，辨认出着火的寨子正是他们的目的地——金秀山寨。他转过身来，对周德海说：

“你们连立即赶到金秀去，灭火救人！贺营长来了以后，我们马上就赶去。”

如果说红杉岭象一条盘卧的巨龙，那么金秀山寨就是这巨龙环锁着的一颗珍珠。你瞧，东山腰间的那条瀑布飞泻而下，然后又汇集成一条白绫似的长涓，欢跳着穿寨而过，多么象盘龙在喷水嬉珠。金秀山寨既受不到严冬寒流的侵袭，也挨不上盛夏干旱的威胁，四季如春，松青竹翠，草绿水秀。难怪瑶家人都称金秀是大瑶山里的“小桂林”。

眼下，这“小桂林”却遭受着一场罕见的毁灭：熊熊的火头，借着风势，象猖狂的猛兽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竹楼茅舍；被烧焦的房梁屋门，“哗哗喇喇”地叫着，不断地倒塌；滚滚的黑烟裹挟着柴灰，冒向空中，柴灰在寨子里到处飞扬飘散……

周德海带着三连赶到金秀，寨子里不见一

个人影，当即命令：

“一排搜索警戒，二排、三排马上救火！”

战士们立即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扑打火苗，抢搬财物。

孙有旺首先冲进一间杉木搭起的楼房，脱下棉衣扑打起来。可是，火势太大，无济于事。鲁大昌和乐小多也跟着冲进来，孙有旺忙吩咐说：

“小多，你往外搬东西；大昌，你去挑担水来，要快！”

乐小多搬起一个盛放衣服的竹箱，向外冲去。鲁大昌穿过狭长的屋廊，在后屋墙脚处找到了一担完好的水桶。他心里一喜，连扁担都顾不上找，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奔到河边，打了两桶水，一手提着一桶，急促地踏着小步，跑回屋里。

孙有旺甩掉棉衣，接过一桶，劈头盖脑地浇湿了衣服，然后提起另一桶，登上已经着火的楼梯上了二楼。

乱窜的火苗四下蔓延着，喷出一股股浓烟，呛得孙有旺连连咳嗽，不断流泪。他憋住呼吸，使劲地瞪大眼睛，迅速地向四周巡视了一遍，然后果断地把那桶水泼向近处的杉木墙板。火路

暂时隔断了。突然，他发现墙边堆放着几箩筐苞谷杂粮。他马上放下水桶，一个箭步冲过去，搬起一筐，急速地踏着楼梯下楼，递给鲁大昌，然后又转身上楼。当他扛着最后一个箩筐下楼时，楼梯“哗啦”一声塌了，一根焦黑灼热的木杆猛地砸在他的头上。孙有旺只觉得头顶一阵剧痛，两眼直冒金星，身子不由自主地晃动了几下。

鲁大昌见状，赶忙过来，扶住他，焦急地问：

“班长，你怎么啦？”

“没关系。”孙有旺强撑着将肩上的箩筐交给鲁大昌，大声说，“快！把这个箩筐扛出去！”

鲁大昌扛着箩筐走了。孙有旺靠在身边的木床上，喘了口气，一面用手揉摸着被砸痛的头顶，一面搜寻着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搬出去。突然，他觉得耳边仿佛有小孩嘶哑的抽泣声，这声音，是那样微弱，又是那样揪人肺腑。他顿时忘记了疼痛，屏息凝神细听，可又什么都听不见了。

这时，二楼的火势越来越凶猛。一块块烧红的楼板不时地落在孙有旺的身边。他再次环视了一下屋里，见要搬的东西都已搬完，正欲离开，一转身，却见身后那个用木板围成的架床角

落里，堆着一堆稻草。他象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赶忙过去扒开稻草，心头不由骤然收紧了。稻草下的破棉絮里，裹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双目紧闭，脸上满是泪痕，紫青的小嘴唇抽搐着，看样子已经被烟火熏烤得昏迷了。

孙有旺心里一阵隐痛，急忙把小男孩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飞快地奔出了快要倒塌的屋子……

王哲和贺明贵带着一、二连赶到金秀时，寨子里的大火已经扑灭了。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打扫现场，一个个都紧咬着嘴唇，谁也不说话，显得异常压抑。

王哲和贺明贵来到河边的谷场，看到了一幅令人发指的惨景。苍劲的菩提树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瑶家男女老少的尸体。有的被砍下了头，有的被剥掉了腿，有的肚子被剖开，肠子被拉出好几尺远。有一个穿着新婚服装的瑶家妹仔，披头散发地平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已被撕破，两只手被砍得血肉模糊……

王哲和贺明贵在谷场上缓慢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

这时，周德海带着几个战士走过来，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救火情况后，指着身后几个战士抱

着的十几支猎枪、粉枪，说：

“这是我们在寨口和谷场上拣到的，怎么处理？”

贺明贵接过一支猎枪看了看，见枪枝完好无损，枪膛里还有一股火药味，便递给王哲，说：

“刚刚用过，很可能是瑶家人丢下的。不知为什么土匪没拿走。”

王哲看了看，也觉得奇怪。他想了一下，对周德海说：

“你们先给这些枪擦擦油，保存好。等他们回来，再设法还给他们。”

王哲和贺明贵刚要离开谷场，又见孙有旺抱着个小孩走来，王哲赶忙迎上去，惊异地问：

“孩子，哪来的？”

“从火里救出来的。”

王哲接过小孩，看着孩子那苍白而又俊秀的面庞，心里蓦然涌起一股爱怜之情。他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

“不知这孩子的父母现在在什么地方。”

王哲把孩子递给孙有旺，叮嘱道：

“孩子就交给你们班看守，让沙玉检查一下身体，再设法给他弄点好吃的。好好照料他，不准出任何问题！”

王哲安排好以后，就同贺明贵向寨子里走去。

寨子里，那些低矮简陋的竹棚茅舍，被大火烧得东倒西歪，支离破碎。烧焦的木板墙和门框上还冒着袅袅白烟。街头巷尾鸡毛、杂骨、破坛碎罐、烂布旧巾俯拾即是。全寨仅有的两座比较好的砖墙瓦房——围着高墙铁丝网的国民党伪设治局旧院和大瑶山总头人李睿迪的宅院，虽未遭火烧，但也残留着被浩劫过的痕迹。

王哲和贺明贵来到李睿迪的宅院外。这座高墙大院的院墙由大青石垒成，朱红色的垂柱门楼雕龙刻凤，飞檐垛口五颜六色，颇有古香古色的风姿。他们在院门外看了会，踏上石阶，推开沉重的深红色大门，见里边是一连三进的院落。

前院有牛栏、猪栏、舂米房、粮仓、柴草屋。王哲仔细地巡视了一遍，见栏里的猪牛被杀了几头，粮仓也被抢过了，于是问正在打扫的战士：

“李睿迪家的人也不见了？”

“不见了。我们来时，这里就空荡荡的。”

王哲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又朝里走去。

中院是三间木房，当中一间摆着精巧雅致

的神龛，显然是祭祖的灵堂。左右两间屋的门紧锁着，看样子是李蒼迪的卧室和客房。再往里，走过一条阴暗的长廊，便是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后院，几间没有窗户的石屋子敞开着，里边铺着发霉的稻草，很可能是李蒼迪关押瑶民的牢房。

王哲和贺明贵看完李蒼迪的宅院后，向战士们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朝伪设治局旧院走去。

这个设治局是国民党反动派为进一步统治大瑶山人民，在一九四〇年设置的，早在我军解放广西时，就名存实亡了。我军对大瑶山发起重点围剿后，留在这里的设治局长鲁耀年走投无路，只好弃官下野，逃进深山，与韩奇山、林蒙合伙为匪，这里便只剩下个空院。

王哲和贺明贵来到这里，只见门口的院墙上，用五根大竹杆子钉着个瑶族老人。殷红的鲜血顺着竹杆子流出来，象五条红色的小蛇，曲曲弯弯地伸向地面。旁边，写着两行醒目的大字：

共产党共产共妻，顺者昌逆者亡。

王哲压抑住愤怒，伫立在院墙旁，只觉得心